

考
亭
淵
源
錄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南軒先生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

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應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

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棻營堊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
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
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
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運以歲月，亦何
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
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
者，類非其道。意棧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棧
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

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

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棧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棧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棧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棧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棧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

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
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深隱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
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
不憂也歟。蓋必勝之。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
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
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
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
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
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

後因賜對反覆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
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
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棡亦以為
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棡曰今
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
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
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棡言
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
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
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王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棻復奏文武職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讒。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彌怨睦隣。母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脩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

王劭
弒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
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
守。每不相下。弒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
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
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弒曰。朝
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
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
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
與之。弒劾大辨詐設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
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弒自以不

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
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
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杖卒時年四十有
八。

備遺

先生答鄭自明書曰。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
者。察已常踈闊。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
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
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
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
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
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
悌忠信睦嫻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
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競
競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
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
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

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向其功則已多矣蓋其
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
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
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
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
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
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
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
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

誣也

考亭贊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上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考亭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而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

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
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
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之家與四方
學者爭向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
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天
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
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
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東萊先生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

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
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
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
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
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
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
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
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
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
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

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
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
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
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
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
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
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
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
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
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

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
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
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
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
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
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
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
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
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
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

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
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
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
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
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
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
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
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
謂今日治體視前代爲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
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

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
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
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
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
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
陳騷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
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騷不得
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
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
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

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

備遺

先生嘗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

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旣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又曰：讀史旣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

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
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
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
蓄未厚而發用大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考亭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
蓄方始收拾得上

考亭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
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
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

頓收歛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
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
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
合而惡離却不知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乎本
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又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正得恰好然此
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
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
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

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
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
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
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又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
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
此至論也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
處不會仔細研究如閫範之作古意極佳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洽字於理爲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處？眼讀書湏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巽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考亭淵源錄卷之四

復齋先生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之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

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緝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帥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

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
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
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
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
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
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
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
九齡嘗繼其父志益脩禮學治家有法閨門百口男
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
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

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
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
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枋與
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
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
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
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兄九韶弟九淵

備遺

考亭餞東萊至鷺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

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
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
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考亭聞
之謂東萊日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既而象山和
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消流積至滄
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
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須先辨只今最後考
亭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
杖出寒谷又在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
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東考亭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憺然以鷺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考亭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鷺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余大雅問晦庵曰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嘆美其說之善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實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此殆所謂幾微處也先生曰然

梭山先生陸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畫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備遺

晦庵答陸子美書曰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詆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

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擷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

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一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桎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

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會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梭山欲立社倉于青田象山與趙監書云社倉自元晦建請幾年于茲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

知者九淵在敕局時因編寬卹詔令得見此文與同
官咨嗟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
之此梭山兒所以樂就下風也是時又求元晦社倉
規制相與斟酌損益而行之梭山主其事至今逾一
甲子鄉民賴其利未艾也

象山先生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
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
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
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

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
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性言來今日
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
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
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
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
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
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
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
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

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

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

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竊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習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

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
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
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
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
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
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
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
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
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
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

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
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
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
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
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
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
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
又告僚屬曰吾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
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
淵嘗與朱熹會鷺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

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
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
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
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渙能傳其學

備遺

登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
相謂曰未嘗承欵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
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

鷺湖之會呂伯恭陸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止
旬日論及教人晦翁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

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
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
不合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庵笑曰這好商量公
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是不
敢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
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
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
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對他曰是
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

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祖道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晦翁曰子靜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先生訪晦翁于南康晦翁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會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

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人

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

而要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多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

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

晦翁跋先生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
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熹率僚友
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
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
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
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
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
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

先生在敕局時上殿輪對五劄時有言差異者晦翁

索之先生納去一本晦翁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
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
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
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
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

先生答晦翁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拂警譽之厚俱
無以當之深慚踈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
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
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晦翁書云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

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
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先生答晦翁書云初冬始得五月八日書前月又得
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大抵學者之病痛須得其實
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
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爲
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五月二日併所與居士兄
書頗覺辭費而理不明九淵本欲條析以求教適此
便函未暇尚遲續布

晦翁答先生書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

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
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
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晦翁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
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却又
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
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
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人也

晦翁貽先生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
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

喜曰元晦至此是可喜也

先生與晦翁書云首春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懋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晦翁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爲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懇關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音覽勝熹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旣發卽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包顯道侍晦翁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熹與陸子靜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爲人諸君未可以輕議之也

荆門郡故事上元設醮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
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
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

傅子雲錄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
切已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水釋矣若先看難曉處
終不能達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
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
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

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周清叟錄先生云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飮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

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李伯敏錄先生云學問當有日新之功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

人謂九淵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九淵下手處九淵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包揚錄先生云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
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
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
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
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後
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
假寇兵資盜糧

九淵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九淵
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諭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
今人却言九淵懶不會去理會好笑

後生精讀古書文

詹阜民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
自得之

有自象山來者晦翁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
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
性人爲貴人爲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
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滾去晦翁曰信如斯言雖聖賢

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

晦翁聞先生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考亭淵源錄卷之四